

■ 嫣然思语

看阳光洒满窗户

□ 王双发

清晨,看阳光洒满窗户
在清风里品茗
让茶叶一次次变淡
阳光一片片飘扬
拾起几片花瓣
任其在时光里流淌

尝一口茶水的温度
品一杯咖啡的芳香
些许花草的芬芳
听虫鸟的歌唱
将这忘了时光的角落
温馨成一个安心心灵的家

一草一木
一茶一几
都是自然回归
都是对生活的诠释
对每一个生命的敬仰

离乡的月光格外长

□ 陈驰

离别的夜,月挂高枝
银光洒满故乡的小径
漫步其中,每一步都踏着光影
回声里,是童年的欢声笑语

故乡的路,在月光下格外长
酒在每一个我曾奔跑的地方
这熟悉的风景,在月色中闪亮
每一次回首,都割舍不断

月光如细水
温柔地洗涤着记忆,抚摸着心灵
在这轻柔的银辉里
我的心,渐渐沉淀

道旁老树的影子拉得老长
似乎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
那些被月光触碰的时刻,像是低语
在耳边轻声细说,不让离愁蔓延

走过这最后一程,心中满是故乡的影子
月光下的道路,温暖又心酸
站在这月光里,让银色的梦境
唤醒我对故乡的深情

征稿启事

本报《采风》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,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“春色满园”,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、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,以及诗词、摄影、书法、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。

投稿邮箱:
zbs404406@163.com

一条史前三千年的运河

□ 黄卫来

运河,指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,约定俗成的定义繁多。从狭义上讲,只要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都可以叫运河;从广义上讲,运河是沟通地区间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,通常会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。除航运外,很多时候,运河还可用于灌溉、分洪、排涝、给水等。中国的运河建设历史十分悠久,胥河、邗沟、灵渠、大运河等都是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古运河。

胥河,古称胥溪、胥溪河,源出南京市高淳区固城湖,开凿于公元前506年(春秋时期),是中国现有记载最早的运河,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。

邗沟,古称渠水、韩江、中渚水、山阳渚、淮扬运河、里运河,同样在今江苏省境内,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。邗沟南起扬州以南的长江,北至淮安以北的淮河。京杭大运河修好后,邗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。

灵渠,古称秦凿渠、零渠、陡河、兴安运河、湘桂运河,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,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。灵渠流向由东向西,将湘江、漓江两江相连,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,有着“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”的美誉。

京杭大运河,始建于春秋,修成于隋代,是世界上里程最长、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,与长城、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,并且使用至今。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,更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。

这些运河,都有两千年上下的历史,在世界上都算得上是运河的“鼻祖”,而且泽被千年,造福后人,至今仍在航运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。这些运河

银耳与木耳是同属真菌界、担子菌纲的一对亲兄弟,只是肤色不同的缘故,人们常常误以为不是一家人。

从严格意义上讲,银耳与木耳同属山珍;从广义上说,则同属蔬菜。银耳与木耳的食用是有区别的,通常银耳用来做主料,烹制甜品汤羹;木耳只做辅料,是配角的份。这是两者的特性决定的,也是人们的习惯使然。

用银耳烹制的汤羹,很受人们的欢迎。早年间,在我们扬州一带,每逢酒宴,席间总有一道甜品——五彩银耳汤。只见一个可比脸盆的汤盆里,满满登登的全是银耳。汤羹的上面还点缀着几片橘子,几只莲子,几颗蜜枣,几颗桂圆,一撮枸杞,一把葡萄干。这汤羹用的是冰糖,煮得是黏糊糊的,甜滋滋的。汤羹白为底色,五色相间,艳丽诱人。食客们在酒足饭饱之际,再来碗银耳汤,真是痛快过瘾。

银耳的模样不但长得漂亮,像朵盛开的菊花,它还享有“菌中之冠”的美誉。银耳既是名贵的滋补佳品,其富含的胶质,还有着润肤养颜的功效,是故,最受女性的欢迎。过去人们常说:“家宽出少年。”现如今,没人愁吃愁穿,此话要改

已经足够让人们敬仰,然而今年年初的一次博物馆之行,更是大大颠覆了我对运河建造历史的认知!元旦期间,我在参观郑州博物馆的“玉出中原——河南南阳黄山遗址考古发现成果展”时惊奇地发现,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,亦即史前3000年,在河南南阳,古人就曾开凿过一条长达500米以上,具有运河所有作用的人工河流!

黄山遗址地处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市,位于史前华夏部落和南蛮部落南北相交之地,又与东夷部落关系密切。在新石器时代,南阳盆地不仅土地资源丰富,更重要的是,这里还有优质的玉石资源。这里的玉石被叫独山玉,又名南阳玉,因产于南阳市北部的独山而得名。独山玉的“独”字也可以解释为多色共存于一石,故又称为“多色玉”“五花玉”,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名玉之一。由于独有的成矿条件、特殊的矿床类型和矿物成分,独山玉呈现白、绿、蓝、红、紫、黄、青、黑等基本色,以及相互浸染、融合而成的混合色及过渡色。独山玉矿体呈脉状、透镜状及不规则状,产于蚀变辉长岩体中。围岩蚀变作用有透闪石阳起石化、钠闪石石化、蛇纹石化和绿泥石化。迄今为止,能达到工艺要求的独山玉仅产于中国河南。

独山玉由于颜色丰富,自古以来就是利用较广的玉雕材料。最晚到新石器时期,这里的美玉就吸引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三大部落竞相角逐。南北文化及东方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,不同族群的优秀文化与先进技术在这里均有展现,形成了黄山遗址文化风貌的巨变。黄山遗址的发现证实,早在5000多年前,这里就是中原地区玉器生产“基

地”,遗址内发现的与制玉相关的遗迹遗物再现了史前独山玉从原料开采、运输到加工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过程,这不仅使我们对独山玉有了更全面的了解,而且对于史前时期玉器制作的技术与流程有了直观的认识;在屈家岭文化晚期,古人在黄山山顶上几乎埋满墓葬后,开始运土上山夯筑山顶形成“大型玉器工厂”。工厂内没有家庭,只有管理用房、工房、工棚。人们集体劳动,可能形成了控制玉石工序分开的加工区。大型管理式房址前面甚至还用红烧土块、废弃石工具、石料掺黏土打造成房前小广场。建房技术已完全摒弃仰韶时期的木骨泥墙长房,形成了木柱梁架结构加围护泥墙的特点,开创了“房倒屋塌”式土木建筑的先河。

2018年5月至2021年11月,考古工作者对黄山遗址进行了长年连续主动性考古发掘,惊奇地发现了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,这是中原地区的首次。继续挖掘,这个码头与自然河、人工河道、环壕一起构成了完备的水路交通系统。进一步的考古发现,黄山遗址的河道与玉石的开采和运输密切相关。

黄山遗址发现的仰韶、屈家岭时期由码头和人工运河组成的水路交通系统,体现出古人改造自然、利用水资源的能力与意识。考古人员在山下西岗上发现了大型人工运河遗迹,长约500米,宽约27米,深近7米,连接南北两条自然河,另外,在环壕南部发现有通往独山盛产玉料的东南坡的古河道。人工运河同黄山遗址东、南、北三面的古河构成了大型环壕聚落,面积近30万平方米。同时,人工运河同自然河一起,向北连通蒲山,向南连通独山,形成便

利的水路交通系统。

在人工运河的内侧,发现了一处直径约50米左右的半圆形“港湾码头”遗迹,码头的坡面上有富含红烧土和石块的护坡,以及红烧土铺垫的路面,证明码头在当时使用频繁。码头附近发现有圆形房址,推测为岗哨类遗迹。码头的岸边还有清晰的独木舟停泊位。码头与自然河、人工河道、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,完备了遗址与独山、蒲山玉石资源供给体系,展示出这里曾是以玉石开采、加工、物流为一体的基地和运输港口。黄山遗址的水陆交通系统与依托地绿石矿资源、分工明确的玉器作坊,共同勾勒出黄山遗址史前玉器加工、制作、运输一体化的“工业园区”面貌。考古专家们通过古运河,将黄山和独山联结在一起,可清晰再现史前时期先人在独山开采玉石,之后通过这条运河将玉石运至黄山,在黄山打磨、制作玉器,再通过运河通达自然河,将玉器运往中原各地的规模化的生产、运输场景。

考古发掘揭示的黄山遗址跨越千年的典型物质遗存,清晰反映了其在新石器时代作为玉器加工、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,是中原玉文明的滥觞之地,在这其中,这条古运河起到了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据介绍,目前黄山遗址仅发掘了总面积的百分之一,考古工作仍在进行当中,随着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展开,这里必将为探讨中原地区南阳盆地以及江汉平原的早期文化发展,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关键样本,特别是有可能将古代中国开凿运河的历史进一步向前推演。未来可期,期待这里上演更多震撼与神奇!

黑白双耳

□ 徐永清

一位女性文友,此人做事就是认真,每煮银耳,便拿本书坐在炉旁,一边看书,一边发呆,还顺便看着锅中的动静。虽是麻烦,也别有情趣的。

跟银耳相比,木耳不仅相貌平平,还黑不溜秋的,属于灰姑娘的范畴。跟银耳做主角相比,木耳一生只做配角,好像有点憋屈,但一点脾气也没有。木耳想,演艺界常说:“只有小演员,没有小角色。”演员牛犇、葛存壮、黄宗洛一辈子都是演的配角,照样出名,照样红遍中国。您说哪部影视作品能够少了配角?光有主角,那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?想明白了,木耳心里踏实透亮。

木耳的性温和,不争也不抢,只是找准了自己的位子。其实,它就像扑克游戏“搅蛋”里的那两张红桃主牌——逢人戏,也像中药里的甘草,哪个药方都少不了。木耳虽是配角,哪样菜能少了它?您

成“滋补出少年”。我有位熟悉的女士,人称李姐的,她就喜欢食疗养生。此人明明已有六十,却皮肤白皙光润,面带桃花。乍看,仅有三十开外的模样。她和女儿逛街,人们常常误以为是对姐妹。每每有人夸赞,瞧李姐那个美的,脸上绽放的笑容,就像谷雨时节盛开的牡丹。此人滋补的秘诀就是银耳。每天一小碗银耳汤,不多也不少,外加几颗莲子,几片百合,数粒红枣。常年坚持,奇效显现。

煮银耳极为耗时,最起码要一个小时。时间短了,煮不透,汤汁不黏稠,清汤寡水的,没有余味。煮银耳最容易潜锅,那潜的时刻,就像海水涨潮,更像突发的山洪一样,简直来不及反应。稍稍大意,能潜得满灶满地,一片狼藉,惨不忍睹。是故,煮银耳之际一定要人看着,不能大意,只有待锅中稳定下来,用筷子担起锅盖,改成小火,方可离人。我熟悉的

当金庸遇见弗洛伊德

□ 姚潜书



黄蓉,还是杨康、杨过,抑或张无忌、赵敏,都有他们上下几代人及其众多社会关系的描写,这恰恰为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提供了类似“原生家庭”“客体关系”的宝贵分析材料。而金庸对人物的描写又是如此自然、丰富而符合人性,即使一个现实中活生生的人走进心理咨询室,也未必能提供比小说中更全面的故事和分析材料了。

《当金庸遇见弗洛伊德》的创新之处,除了架通心理学与文学的桥梁,作

你读过金庸武侠小说吗?看过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吗?你最喜欢金庸武侠中的哪个人物?你想过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人物吗?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,你喜欢的那个人物身上一定有很多与你相似,或你非常认同的性格特质。

2024年是金庸诞辰100周年,日前由济南出版社出版的《当金庸遇见弗洛伊德》作为献礼之作,从心理学、精神分析的视角去解读金庸笔下的40余位武侠经典人物,包括郭靖、黄蓉、杨过、小龙女、张无忌、赵敏、周芷若、萧峰、段誉等。这些人按照“爱情”“成长”“养育”“创伤”等主题进行分析,不少人物是跨主题地分析,心理学理论涉及弗洛伊德的第一拓扑学模型(无意识、前意识、意识),第二拓扑学模型(本我、自我、超我);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模型、人格模型;拉康派的三界理论、镜像理论;克莱因的偏执分裂—抑郁认同等。阅读这本书,既能让人们重温武侠经典,又能学习到很多心理学知识,是一本很难得的文学与心理学的跨界之作。

那么,文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如何成为可能,或者说金庸武侠经得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吗?

金庸,这个名字在武侠小说界如雷贯耳。宋人曾道:“凡有井水饮处,即能歌柳词。”今人则说:“凡有华人居处,便有金庸小说。”

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之处,除了故事构思巧妙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外,还在于其对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,对人性洞察和理解得深刻。在《笑傲江湖》后记中金庸写道:“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……只有刻画人性,才有较长期的价值。”

人性也是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之一。尤其在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中,对人性的探索、对人格的评估是工作中的主旋律,这是为了更贴近地理解每一个走进心理咨询室的来访者。于是,在对人性的观察与理解上,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心理咨询、治疗就有了交汇之处。在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众多流派之中,由奥地利精神科医生、心理学家、哲学家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开创并发展至今的精神分析流派,对于人性的研究是颇为丰富且深刻的。

金庸小说之所以能拿来分析——不仅是文学分析,甚至是心理学的精神分析,一方面源于其文本的经典,对人性刻画深刻;另一方面,则源于其对人物的描写在空间和时间线上有足够多的事件、细节甚至多代人的追踪描写作为支撑。例如射雕三部曲中,不论是郭靖、

者还将每个武侠人物的心声对应一首怀旧金曲,在40余首怀旧金曲的旋律与意象中,走进金庸笔下40余位经典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如杨过对应的歌曲是《浪子心声》,小龙女对应《别问我是谁》,郭襄对应《梦醒时分》,张无忌对应《聪明糊涂涂心》,赵敏对应《敢爱敢做》,宋青书对应《为爱痴狂》,周芷若对应《不需要爱情》……相信“70后”“80后”甚至“90后”对上歌曲并不陌生,能体会到每首歌曲的含义与每个武侠人物的性格、心声的对应之处。在这些歌曲的旋律中,读者可以更好地重温经典,邂逅自己曾经热血沸腾的青春。

该书作者居正是资深心理咨询师、作家、金庸研究者,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心理治疗专业,12年心理咨询经验让他对情感、家庭、亲子、个人成长等领域的心理咨询驾轻就熟。他作为精神分析动力学取向的心理咨询师,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各流派研究颇深。在《当金庸遇见弗洛伊德》这本书中,他拿起心理学这架高倍显微镜与精神分析这台超望远镜,高清精显金庸武侠人物的每一条心灵纤维,宏观架构其人格的每一层心理空间;追溯金庸武侠人物的成长历程,找出改变其命运的关键事件,深入分析该事件对心理、成长的影响;跟随作者的

条缕分析,读者可以在金庸群侠的精神分析中发现自己,整合自己,更深刻地认识自己,从而修通自己。

在居正的笔下,我们看到金庸群侠别样视角的众生相。原来,杨过终其一生都在寻找“精神上的父亲”;“巨婴”郭芙心底最爱的竟是杨过;东邪黄药师是个典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;李莫愁的内心是心理学上典型的“偏执—分裂”状态;金毛狮王谢逊一直饱受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的折磨;张无忌温柔善断背后原来有很深刻的心理成因;周芷若的“黑化”与宋青书的“退行”,背后的心理依据也有迹可循;殷离与母亲不健康的共生关系使她一生生活在痛苦中……

从精神分析的视角解读金庸武侠,居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。文学创作和精神分析本来就有许多相似之处,金庸群侠的刻画更是对于复杂人性和心理过程的探索和理解。居正用精神分析理论对金庸群侠作出别具一格的解析,阅读他的这本书,也就成了一种疗愈。

可以说,金庸江湖的侠骨柔情,弗洛伊德的洞悉自我,怀旧金曲的情感承载,共同交织在居正的笔下。但凡你爱其中一样,都不错过这本《当金庸遇见弗洛伊德》——一场侠义与心灵的文化盛宴。